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三版

(34223.1)

社會科學  
小叢書  
蘇俄制度  
汎繫制度與資本制度  
一冊

Bolshevism, Fascism and Capitalism

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 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George Counts  
and Others

\*\*\*\*\*  
版 權 所 有  
翻 印 必 究  
\*\*\*\*\*

發 行 所	印 刷 所	發 行 人	主 編 者	譯 述 者	原 著 者
商 務 印 書 館	商 務 印 書 館	王 長 沙 雲 南 正 路 五	劉 秉 麟	何 炳 松	于 林 春 光 樹 生 元 激

(本書校對者楊瑞文)

# 蘇俄制度汎繫制度與資本制度

蘇俄設計制度與五年計劃

康慈博士 Dr. George S. Counts 著  
于樹生 譯

一

兩年以還，謂經濟界不乏可以樂觀之朕兆者，雖大有其人，而經濟衰落之西半球，迄今尙無以自拔。失業者以數百萬計，民生至爲痛苦。以吾美言，物產豐富，生產力備，衡以常理，吾人之物質需要，應不難滿足。乃亦不免飢饉載途，身受生活不安定之恐怖。世無神靈奇蹟，此人類歷史中最蕭條之一頁，誠不知何時始得解脫。有史以來，人類所受艱苦，固不知若干，今日之難，可免而竟至不免，故益可悲。科學發達之結果，昔人認爲夢境者，皆已一一現實。惟在經濟上政治上教育上則明睿之士，未能善用科學予人之機會。發展既未能均衡，馴至經濟制度不健全，而

物力虛耗。世人有鑒於此，對所謂「社會設計」(social planning)者，乃日益注意。

雖然，世人之注意「社會設計」亦不盡爲經濟衰落之影響也。近世有心人士努力種種試驗，冀得一兼顧經濟生活各方面，統籌全局之辦法。各種試驗之中，不無大膽的計劃。世人聞之，輒不禁心悸神移。共產主義革命，距今十有四年，蘇維埃之設施，已漸就緒，舉世對之猶多蔽惑。其功罪利弊，一時本難斷定。至於「設計制度」爲其獨創之特點，則了無疑義。蘇俄之作爲，姑不具論；其努力之目標，則固在竭其力之所及，以合理的方法，調節經濟，爲民衆謀福利也。

是以蘇俄之努力是否成功，殊值得詳細研究。且吾人研究之際，必先具公允之態度，曠達之眼光，始克有濟。倘不求深解，不祛成見，無論何說，祇須源出蘇俄，概以宣傳目之，不加問，則真相如何，終不可得。吾人素日對研究蘇俄，每覺不屑。此種態度，亦非力改不可。凡茲心理轉移，誠非旦夕所能達到。道不同不相爲謀。歷史上任何時期，凡一種文化，獨盛一時，對於其他勢力，每認爲一無可取，不肯虛心求益。蘇維埃之所嘗試，世人向指爲違反自然，不若吾人自己之制度與人類天性相協調。實則先哲食色大欲之說而外，人類天性，亦至難講。吾且以爲人類既能

適應環境，任何社會組織當無不可行者。在過去四年中，余目覩紐約城中之熙熙攘攘，自得其樂，益信斯說之不無理由。都市生活之煩囂，吾人既安之若素，人類天性，更何不能忍耐者耶？

蘇俄之「五年計劃」，吾人多已知之。而視此尤爲重要者乃係「蘇維埃設計制度」。

「五年計劃」蓋爲其產物。其他各種計劃亦不勝枚舉。在不遠的將來，第二第三……「五年計劃」行將接踵而至。研究蘇俄者，幸毋忽視此點。否則失去蘇維埃之神髓矣。蘇維埃設施之特點，厥爲於社會構成之中，着力於「設計制度」。彼輩計劃將來之設備，周至正如吾人維持秩序或教育兒童之設備也。

蘇維埃設計計劃之研究，可分爲兩部份：第一部份解說此制之各種設計機關，略述「五年計劃」之大概及其目下之成就。第二部份則對蘇維埃之努力於設計制度加以估定，明其價值所在，考究其優點弱點，並於此制之將來略作推測。至於各種統計數字，吾人既數見不鮮，此中將力求簡少焉。

自公共經濟社會主義化，各種經濟事業之設計即與之俱興。革命初期，設計之事，由政府

自身任之。其後事業日多頭緒日繁，勢難兼顧。且設計之重要，日益顯著，專門負責之專職機關需要迫切，乃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廿二日成立國家設計委員會。草創伊始，祇粗具規模。然此後改良擴張，無時或息。故迄今雖已十年，最後將興革至若何狀況，仍難臆度。所已昭示於事實者，則此一機關久已成新社會建設事業之中堅，方應革命勢力之推移，日興未艾也。

國家設計委員會在蘇維埃政府組織中之地位如何，在此可先加考究。蘇俄國中最高權力屬之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（All Union Congress of Soviets）至少每二年集會一次，每次開會數星期。在休會期內，大權則實握於中央執行委員會（委員約六百人每年集會三次）而以此會之主席團實際負責處理政務。主席團之行政幹部為一「人民委員會」（Council of People's Commissars）政府各部部长俱為人民委員，其職務與美國之國務院相埒。人民委員會所屬各重要機關中，「國家設計委員會」即居其一。而總其大成，支配全局，操蘇俄一切權力之大原者，則為共產黨。

國家設計委員會之構成，非常複雜。簡要說明，決難了解。即以圖案指出此會之各部份及

其本身對蘇維埃其他各機關之關係，亦無裨於事。祇須泛論一二，以消除吾美人士之誤會斯可矣。吾人每以爲此委員會者，不外由經濟專家十數人居莫斯科，運籌帷幄，懸擬若干發展蘇聯經濟之方案。實則實際情形，並不如此。蘇俄設計機關乃一極其廣大之組織。窮鄉僻壤，無遠弗屆。莫斯科有蘇聯設計委員會（All-Union Planning Commission），每一共和國（蘇聯共有七個共和國）及較重要之自治區域（autonomous republics and areas）皆各有其設計機關。卽下及一省一地亦不乏負責設計之人員。至於政府各部以及實業文化機關，更各有設計之設備。各級設計委員會與各級蘇維埃，共產黨部，代表委員會，工會，及各種大規模經濟社會事業間，溝通密切，打成一片，通力合作，遂形成蘇俄之複雜而完備的設計制度。宛如教育人民之學校，或維持秩序之警察焉。

欲知設計制度之工作與目標，觀乎莫斯科中央設計委員會之組織，卽可得其梗概。約言之，該會可分爲四大科。第一科主管基本問題，如生產之計劃，資本之支配。本科又每分爲若干股，分掌運輸，農業，製造，採礦，化學，伐木等項。第二科負責蒐集統計，經營各項會計，並研究國內

外商業之趨勢。第三科職司研究現時經濟組織之缺點，而謀整個生產制度之改進。第四科統籌勞動文化，科學範圍內之重要問題。其工作之重心，在使經濟上效率之增加，有以裨益社會與文化。俾生產方法之成功，不徒結果於市場之爭奪，庶幾民衆之精神生活得以協謀改善，革命之努力爲不虛也。

各地設計委員會之組織與職務，與中央設計委員會大體相同。祇各因其所在地方工業或文化情形不同，而各有其特色。至於基本工作，則均爲搜羅材料，編製統計，根據研究所得，計劃改革社會經濟之組織，使日近於革命之理想。以其組織嚴密，故能智力集中，各就其經驗學識一致戮力，戰勝艱難，解決各項問題。

一 普遍計劃之釐訂也。其工作至爲複雜費事。蓋一舉一動，動輒牽涉各方，不得不統籌全局。譬如欲動員全國勞工，又不能不注意全體勞動者之革命的自負的心理。集會討論，不厭煩煩。當「五年計劃」始議之際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兩個月間，蘇聯全體大會共集會十六次。小規模之會議且不知若干。審慮周詳，而後定計。計定矣，工作開始矣，委員會復時時



注意工作進行之狀況，並就經驗所得，隨時補充或修改其原來計劃。

雖然，國家設計委員會亦祇規畫大綱而已，精密之具體方案，則由各主管部份分別負責詳擬。農業，運輸，郵電，勞工，工商，財政，教育，衛生，社會公益等機關，各就其範圍擬具辦法及施行之步驟。分工合作，而後由中央設計委員會提綱挈領之大規模計劃乃得實現。此中曲折，細考最高經濟議會 (Supreme Economic Council) 之任務，即可明瞭。

任何宏大計劃之推行，最高經濟議會負責任最大，該會之地位與職務與政府各部同級，於工業各項舉凡煤，油，礦，電，化學，木材，紡織，砂酸鹽，食品，皮革等等則一併兼管。該會責職既如是繁重，為便利工作計，分組全國工業（手工業除外）為大托辣斯六十餘，較小者若干，指揮調度，以經理蘇俄之整個工業。

各種普遍計劃，國家設計委員會祇擬具綱領，上文已經說明。具體細目之釐訂，即由此最高經濟議會任之。該會製成之方案，通稱「工業財政計劃」(Promfn plan-Industrial Financial plan)。內容包括各項工業，詳列全國工廠礦山。自設計制度創行之初至「五年

計劃」之第二年度終結，此種計劃，大率由上級機關主定，各處奉行而已。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間情勢大變，影響於設計之方略者頗爲重要。蓋是時增加生產預算，速成「五年計劃」之運動，轟動全國。全國工人皆先後自動負起設計之責任。彼輩以已成之計劃爲根據，就經驗所得，建議相當修改。設計之事，遂一變而由親與工作之人，以實際生產成績指數爲權衡，參加意見。影響所及，勞動者工作興趣益濃，生產速率大增。

國家設計委員會之實際工作若何，詳審「五年計劃」即可了解過半。該會自一九二五年來，固已每年於編製工業主要數字之中，研究一年之方針。並屢提出精心結構之計劃。然而規模之大，目標之宏，當以一九二八年十月公佈施行之「五年計劃」首屈一指。運全民之力量，開發展之新途，心理之改變，更有不可思議者。此一計劃成功之日，不僅國內之情形，多所革新。在國際之林中，蘇聯之地位且將大異於今日。行見世界各國革命運動之立場愈固，進展愈速矣。

五年計劃草議之初，共擬有小規模的與大規模的兩個不同之方案。前者懸擬五年之內

收穫不佳資本主義之國家不肯投資，建設之困難或爲預料所不及，全國收入之大部份且須耗費於國防。後者則以樂觀的態度預計五年年年豐稔，與各國間經濟關係進步，建設之工作進行便利，軍備之支出大減。然而其根本之立場固無以異也；二者之目標同爲全國之工業化與農業之集團化。即公共收入（尤注意於收入之用於平民勞工階級者）之支紀亦具有同樣規模。所不同者，二者預計發展之速率不相等耳。是以小規模者可謂爲大規模者之縮本。實言之，即在前者逆環境之下，預期於五年之計劃，非六年不能成就耳。

兩種方案最後同時提出於黨政當局，待其裁奪。考慮結果，決定採取大規模之計劃。下文所引各項數字，即將以此爲根據。其小規模之方案，今後僅供歷史家之低徊而已。

統觀「五年計劃」之各端，其主要大計，厥爲全國迅速工業化與徹底的依社會主義改造農村。其他目的雖繁，要以二者爲全部計劃之主幹。蘇俄領袖鑑於以往相與資本主義國家之困難，且恐彼此關係，一時難期進步，深覺欲謀革命本身之鞏固，勢非發達工業不爲功。而於所謂重工業者，尤爲關懷。俾能自製生產工具，不致積久淪爲西方資本主義之農業的殖民地。

(agrarian colony) 設不幸發生國際戰爭，更非平時預謀有素，設備周全，戰事所需之科學利器，有以自給，不能制勝。居今日之世界，非工業發達之國家，固不足圖存也。

蘇俄領袖汲汲於建造工廠鋪設鐵路設立電氣事業，更有一主要之動機焉。彼輩堅信非在工業主義環境之下，不能產生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所必不可缺之心理。列寧嘗云：

『以為凡工作之人無不同具建設社會主義之天賦者，皆蓬古人士及馬克斯以前社會主義家之幻想；此種能力並非一蹴即成，而乃與時俱長。且必須有大規模資本主義的生產為其背景。祇有身居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過程中之勞工階級，具此能力。』彼輩上溯宗師，輒引此為立論之根據。是以其工業化計劃之作用，不僅在對異邦之資本主義樹立防線，且致力於消除私有財產與小規模生產制度下之個人主義之傾向也。

依社會主義改造農村，亦屬同一目的之另一方面之努力。蘇聯苟仍如昔日長為單純的農業國家，農國人民又固守其個人主義之經濟，則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之企圖，將終不可能。蓋此種情形不變，社會心理不能統一，而資本主義之勢力，每佔優勢。故在五年計劃中，共產黨人

從根本着手，進攻敵人立足之大本。一旦大功告成，非但農業生產之方法變更，農村民衆之性情心理，均將根本迥殊乎往昔。是誠有史以來，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之一幕也。

農業集團化，亦更有充分經濟的理由。革命以後，農產分裂，農戶從一千七百萬戶驟增至二千六百萬戶。田地分割之結果，農業經濟之效能慘落。農事機器，不能採用。且多有田不耕，終致生產激減。當時挽救之途有二：一則政府扶助富農，獎勵私人企業，借以款項，使生產增加；一則政府與中下貧農聯合，打破富農階級（Нобель）之勢力，組織集團的國營田制，竭力近代化農業生產之方式。前者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政府既顯不相容，蘇俄當局祇得努力於第二條路從事農村集團化。

吾美人士多以爲「五年計劃」祇顧經濟一端。其實不然。社會文化各方，亦有不少重要之設計。本文所及，僅能就其原本，略舉比較重要者而已。經濟方面，預計全部國營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；重工業百分之二百八十，輕工業百分之一百四十四；電氣產量由每年五十萬萬增至二百二十萬萬基羅瓦特時（Kilo watt hours）；石油由一千一百萬增至二千

二百萬噸；煤由三千五百萬增至七千五百萬噸；生鐵 (pig iron) 由四百萬增至一千萬噸；機器產額增加四倍；化學肥料由四十萬增至八百萬噸；農產品增加百分之五十六；耕地增加百分之二十二；將六百萬農戶組成集團農制，共有田六千五百萬英畝；五年之內，投資一百萬萬盧布於運輸事業；建築鐵路一萬七千公里；汽車由二萬五千增至三十萬輛以上；開發農礦，森林、燃料之富源，範圍遍及外倭爾加 (Transvolga)、烏拉爾 (Urals)、喀山斯坦 (Kazakstan)、西伯比亞 (Siberia)、外高加索 (Transcaucasia) 及遠東諸地；五年之內，減低工業生產成本百分之三十五；增加勞動之生產力百分之一百一十；用於各種公共建築，六百五十萬萬盧布。

在社會與文化方面，五年計劃努力推行每日七小時工作於各種工業；提高名義工資 (nominal wage) 百分之四十七；實際工資 (real wage) 百分之七十一；減少失業工人百分之五十以上；大事增多醫藥設備與醫院；社會保險之費用，由每年九萬六千七百萬增至十九萬五千萬盧布；教育十八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者一千八百萬人識字習書；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間實施全國普及初等教育；圖書館自兩萬三千增至三萬四千所左右；徹底推

廣電影，無線電，書報，郵政，電報以及各項成人教育工具之事業；迅謀中等，專門，高等學校之發達；訓練工業，運輸及各種建設工人二百萬人；灌輸農事基本常識於五百萬農民；預備農田中所使用之司汽拖車者二十萬人及修理機器匠五萬人；訓練工程師六萬人，專門技士十二萬人；造就中上等資格之農業專家五萬人；訓練高級教師五萬六千人，低級教師六萬四千人；養成醫師一萬八千名及中等資格之醫約及藥劑人材四萬名；訓練大批公共經濟專家；並普遍的改組職業專門教育制度。

俄羅斯之科學文明，本屬比較落伍。加以大戰之後，繼之以革命，困之以凶年，國力凋敝，竭蹶已極。「五年計劃」，蘇俄領袖每自稱爲偉大工作之計劃，信不誣也。蘇俄富藏豐饒，面積佔全球陸地六分之一，有人口一萬六千萬。五年計劃，統籌全局，爲偌大開發之企圖，謂爲古今社會最大之試驗，誠非過論。至於施行經過如何，將來能否成功，則非三言兩句所能論列。下文將擇比較重要諸端，略述其得失成敗與其影響之所及。

實施開始以後，第一年卽有驚人之成功。大規模國營工業之生產總額，預計較前一年增

加百分之二十一又四，乃結果竟達百分之二十三又四。次年之標準遂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一又五。他若資本之建設，貨物之運輸，工人人數，平均每月工資，每日工作時間及國家收入總數等，無不成績優異。農業社會主義化之計劃亦有良好成就。至一九二九年十月，已改成集團化之農田計達一千一百八十萬英畝。原來計劃，固僅希望九百三十萬英畝也。

然而別一方面，亦不乏重要之失敗：紡織，皮革，橡皮，製鞋等業產額雖增，而質地大壞；同時生產費雖見減低，仍未能達到原定之數字。凡茲成績不佳，一部份實原於勞動生產力之增進未能如預期之速。（原計增進百分之十七，實際祇得百分之十五。）農業方面，尤最令人失望：蓋預算生產增加百分之四·四，結果僅得百分之一·八。耕地更少於預算百分之三。幸而農產品之登諸國中市場者則稍稍超出於預料。

第一年大體成績既然優良，第二年之標準數字頗多提高。共產黨人復發表四年或四年半完成「五年計劃」之說。每年重訂來年標準之舉，且使一般人無從捉摸將來。外國人士則更陷於迷離恍惚之境。蓋似此隨時改變，所謂五年計劃者，其實際行將如何，無人能為肯定之論。



斷或推測矣。

第二年之經過，形形色色，如火如荼，令人興奮；一方面革命力量非常勝利，另一方面，復遭不少挫折。蘇俄出版物中，每宣傳「五年計劃」四年可以完成；同時則充滿成績落後之記載。失敗之實證，既所在多有，幾使世人懷疑全部試驗之危機，已在眉睫。是以吾美報章雜誌亦時謂蘇維埃政府不能維持，時謂蘇俄工業不久即將囊括世界市場。實則矛盾分歧，莫明究竟，固原於蘇俄當局故弄玄虛之策略。而蘇俄施行計劃之周折，全國奮鬥之艱辛，亦借此可以想像。其所以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者，更多由於對原來方案與修改後之當年標準未能辨別清楚耳。

自一九二九年十月至翌年十月此一年中成就多端。農業集團化運動，激盪全國農村；富農階級逐漸清除，革命勢力益深入農村民衆；土西鐵路 (The Turkestan-Siberian Railroad) 較原定計劃先一年告成，溝通土耳其斯坦與西伯利亞 二大區域，添闢居留地域甚廣；福特汽車工廠 新建於下諾佛哥羅 (Nizhni Novgorod) 附近；其他各種創始之事業，亦遍